鴛鴦亂飛

文·馮蘭　畫·家榮

你還是龍精虎猛呢

「我不重龍蝦，不過……」郭亮皺眉了：「打令，我也在退步中。」

「你還是龍精虎猛呢！」她說。

「和老常生前比，我一定可以當『龍精虎猛』四字，但在一夜中很難梅開二度了。」

「年齡是不大饒人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他們到了山頂看日落，遠眺長洲浴在金色夕照中，非常悅目。沈蕙想到常恒，而今人天永隔了！他們後來到深灣，絢爛的海鮮筋像童話中般美麗，他們登了最大一艘，坐在窗口，要了龍蝦與鮑眉等，再要一瓶名牌X·O·，郭亮告訴沈蕙當然至多喝半瓶而已！可以携返。他們回到汽車中，都無醉意，他說送她過海了，她道：

「我還是在『怡東』那邊坐九龍的士。」

「我有的是時間呢！」他說。

十一點他們分別。

星期一早晨，沈蕙返工，抵電梯門口遇到郭亮，問他何其早也，他們進電梯後他說：

「我們十一點離開寫字樓，司機等候我們，我們要到旅遊社。」

「我們要到大橋三笠去尋春。」她說。

「你眞是學貫中西呢！香港有些稱才女的未必知道六橋三笠吧？」

「你不能小覷她們。」

十一點另五分，他們跳上郭亮的座車，抵旅行社後很快辦了手續付了錢，後來他們在銅鑼灣一家潮州食肆進午膳，郭亮提到解放前杭州「樓外樓」，沈蕙道：

「『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？』現在早已休了吧？」

「杭州舞廳也多，跳交誼舞的又多，唱流行曲的亦然。解放前的杭州菜眞好。」他說。

「香港今日有『天香樓』呢！」

「食在香港。」

「據說廣州也不差。」

「是的，我在廣州中國酒家吃過潮州菜，可與此地比，今日大陸，大概又可稱『食在廣州』了！」

「廣州還勝上海。」

「是的。」（三一二）

蜂言風語

倫琛■

聽衆對象

市民舉辦「通勝」講座。聽衆應該是馬迷。

幻　想

三院醫生也準備工業行動。患病能夠遲一點就好了。

有例可援

大馬拒絕船民入境。香港值得效法。

開心

驚世駭俗

文：梁倍毅　圖：主樓

三一二：乘子彈車私奔湯溫

趙頤春趁在單間榻榻米上，迷迷糊糊休息一陣，川上也答有酒意了，爲他蓋上室內原有準備的毛巾被，看這個美男子的睡態，她觀察他面如秋月面畧長，鼻直口方而兩唇左右收斂——直似日本畫報刊載過的中國京劇梅蘭芳——也眞似現在第一歌舞技座的頭牌「人氣」（最紅）的敢東！

她情不自禁地再俯身下去，輕輕地撫摸他的下頷，又輕輕地撩他的臉蛋子。——「哎，我可自己作不了主人，我……我愛上他了吧？」

她一驚，就在這時，小趙醒了，一下坐了起來——「啊，我僭了，怎麼睡下？失禮！失禮！」這時川上已伸手扶他回枱邊，又拉鈴叫女侍送熱毛巾卷來，她不再顧慮，爲他擦面，抹手，笑盈盈道：「可是醉了？」

「沒醉，麻煩你了，我們叫點湯麵來吃吧？天黑了吧？」她吩咐女侍，兩人勉强共吃了麵。她脫口而出問他：「大哥哥，應該回東京了吧？你，你……必須有人伺候的，你是個少爺呢！」他聽了這話，笑了起來，揑住她的玉手道：「你眞正是個好孩子！我怕你掛住你的家，現在打個電話回去，假如……啊！」他看鈕錶繼說：「還早呢！八點不到！在這兒兩小時了。你打電話，我想請你就近由這裡乘子彈車去三島，轉去伊豆長岡——清靜的溫湯山市。」

「我去旅行過，太好的地方。可是，我們全沒準備呢！只這一隻手袋呀！」——「打電話，放心好了。對家人說一次謊——在東京同學家，今天回不了家了……。」

「當眞，哥哥。」她一笑，不再說話便打電話——「在電影公司一位小姐家，人家好心招待明早同去伊豆作小旅行……。」

她放下電話，嬌嗔地說：「由你作主，不過，哥哥，你可還記得我幾歲？」——「記得呀！啊，這你可以放心的，我只有一個條件：無論住一房或二房，而且那邊有大池洗溫湯，都不許你觸碰我！……明白沒？」

他們多給了不收的小費，正有車來，十分鐘後到三「島」轉車又十五分鐘，抵達長岡住入了「阿爾發小酒店」——貴族式園庭洋房——大房雙床。「夜間大湯——從前名千人湯，去浸浸。」大湯高射燈下，有如白天，只有百多男女小孩，兩個也入了大池。她遮住入池，這裡如着內褲入湯是犯法的——弄污天然大泉！「哥哥，擦洗不是碰你呀！」

三一：應該爲你洗塵

「我們當年初到香港，也是住在親戚家，我和孩子們跟姨媽擠一個小房間，西流要做『廳長』呢！」溫玉冰說。

「十二點鐘了，咱們去吃飯吧！」浦西流說：「一邊吃一邊再聊。」

「西流，不要客氣。在家裡隨便煑點東西吃啦！」我說。

「香港呀，吃不窮的！」浦西流笑了。「今天咱們久別重逢，應該爲你洗塵。來，走吧！」

看他誠意拳拳，却之不恭。我只好隨他們夫婦倆一起下樓去。

他們家的樓下，就是一家大酒樓，方便得很。

走過酒樓那燈火通明、金碧輝煌的大廳，我不禁嚇了一跳——這個廳幾乎大得看不到盡頭，裡面放滿了枱子，而且幾乎每張枱子都高朋滿座，人頭湧湧，熱鬧得很。

「嗶——這麼多人！」我不禁驚嘆。

「這酒家有三層樓，每一層都這麼多人。」浦西流說，「午飯時間，幾乎每一家酒樓、餐廳都滿座。」

我們在大廳裡轉了半個圈，才碰上一張枱子的客人剛結賬要走，我們馬上要了這張枱子。

剛坐下，一個穿着整齊而體面制服的酒樓服務員就走過來，他以最快的速度收拾碗碟筷，跟着馬上換上新枱布。一邊問：

「請問三位喝甚麼茶？」

「香片吧！」浦西流答。

服務員立即去拿來新的杯碗碟筷，接着，一壺新沖的香片茶也來了。整個過程大概只有五分鐘。「這裡的服務員態度好，工作效率又高，大陸比這差得遠了。」我不禁讚他兩句。

「根本就沒得比。」浦西流一邊替我斟茶一邊說：「裡面吃的是大鍋飯，做三十六，不做三十六，誰提得起勁呢！」

三一一：盲頭鳥蠅

安娜曰：「咁你又話你講我係處男。」

安娜曰：「講眞，我又望你係處男。」

嚟囉文曰：「只食一餐半餐，又點算係滾呢！」

安娜曰：「咁都唔算，點至算？」

嚟囉文曰：「日日走去滾三滾四，咁至算出去滾，我只食散餐而已！」

安娜曰：「幾耐一次，三日乎？」

嚟囉文曰：「有，一個月一次，有時兩次。」

安娜曰：「是否次次唔同欲呢？」

嚟囉文曰：「我永不食回頭草者也。」

安娜曰：「咁你豈不是玩過好多女人？」

嚟囉文曰：「又不是玩，食色性也，我都話，一個月一次至兩次，有時候三個月都冇一次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你幾多歲出去玩呢？」

嚟囉文笑曰：「點呀，同我計數乎？」

安娜曰：「當然喇！假正經。」

嚟囉文曰：「我不是假正經，假正經就會同食了百次冇重複。」

安娜曰：「咁你係處男。」

嚟囉文曰：「係處男，乜冇滾？車大炮！」

安娜曰：「係處男，乜冇滾？也都唔識，正一盲頭鳥蠅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你是否好後生就去叫鷄，是否收過鷄利市？」

嚟囉文笑曰：「乜鷄利市呀？」

安娜曰：「你又話有女朋友，咁你一定去叫鷄喇，聽聞如果係處男，隻鷄會界封利市喫！」

嚟囉文曰：「咁又唔係老，三十五、六歲而已，當時我十七歲，女朋友叫阿芳，十六歲，我仍然讀緊書，有一日下午，春上阿芳屋企搵阿芳，佢老母話阿芳去了街，就快返，叫我坐下等佢。」

十：唱徐小鳳可亂真

阿菲却是一個頗有上進心的人，並不因爲受到挫折而氣餒，正好相反，她却是暗中更加努力學唱，她把自己的積蓄買了一架錄播兩用機，一有電台的歌唱節目，她就收錄下來，待白天一個人時，就在木屋中練唱。

她的聲音雖然有點嘶啞，但中氣頗足，她學了好幾位女歌星的歌，最後覺得，徐小鳳所唱的歌，最合由她練唱，因爲她唱起來，可以與徐小鳳的歌聲一樣。有一次，她把她唱的徐小鳳一首歌，錄了下來，播給媽媽聽，然後問道：「媽，你知道這首歌是誰唱的嗎？」

譚玉珍一聽起來：「是你吧？但你沉默無言。你不說，沉默過後竟拑線。……」

歌曲播完，譚玉珍疑惑地望着小女兒，說：「這明明是徐小鳳唱的歌呀，難道我會聽錯嗎？」

阿菲笑了，說：「好，我現在唱一次，你聽完之後，再告訴我，這是誰唱的？」

說完，阿菲就唱了起來：「是你吧？但你沉默無言。」

聽完，譚玉珍大感驚訝，說道：「咦，阿菲，難道剛才的錄音，是你唱的嗎？」

歌壇姊妹花　方王

阿菲說：「媽，我再播一次，你聽清楚才說嗎？」

歌聲又响了

譚玉珍大感驚訝，說道：「咦，阿菲，難道剛才的錄音，是你唱的嗎？」

夫婦與子（十）

城市之光　匠成■

美美行前，入鄰房看看大鵬，仍然熟睡，她再一次着丈夫照顧兒子，然後匆匆出門。

佐治也起來了，到鄰房看看大鵬，仍然熟睡，他亦起床盥洗了後，便了咖啡，在看報紙。

忽然想起沒有麵包，自己要吃，兒子也要吃。

他更衣後，取了門匙，便出門而去，到附近的麵包店買麵包。

當他買了麵包回來，過馬路之時，抬頭望一下自己輝煌的大廳，赫然看到大鵬爬上了窗花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也顧不了避車，就飛奔過馬路。然而，當他才走到門前，就聽到馬路上捷然一聲，人們嘩然而叫。

佐治本能地回頭一望！

「大鵬，大鵬！」他大聲而呼，衝了出去。

身邊一個健碩男子，及時將他攔着：「朋友，不要衝動。」

「我個仔，我個仔！」他仍然要撲上去。其他路人，亦加入勸阻及攔截，才不會撲到血泊中去。

「沒有了，沒有了。」他呆呆的，喃喃自語，此時，警員已趕到來，一方面勸解佐治，另方面細意查問。

美美在璐璐家中，正爲璐璐與丈夫之間發生意見而調停，電話响了，找美美的。

「美美，我是佐治，大鵬他……」他無法說下去。美美頓時緊張。

三代花名

辛海■

一八五：五思反的翠劉

跟在爺爺後面的大旗忍不住說：「可我記得，爺爺討厭山道寶德街樓房前座的家，長期躲在花園的石屋裡。」

扭頭向望大旗，老花王說：「我是不喜歡居住妓女接過客的地方，骯髒！一個花王種花栽草，送花去客戶，就要潔淨才好。」

「住妓院、舞女宿舍改裝的地方，就不清潔嗎？」幸霞不客氣地問。

「你道話，月湘與大旗都問過。」老花王說。

與遠玲走在一起的大旗，跟與媽媽劉翠走在一起的月湘互覩，很快便轉臉看別的地方。

老花王繼續說：「一代有一代的想法和局限，反正我有花園石屋可住，我屬于花園的，何必擠進妓院，睡在污糟邊邊的籠子裡。」

「那你對花影湘小姐，却視作神聖不可侵犯？」月湘說：「她也是歡場中人呀！」

「她的所作所爲是神聖不可侵犯！」老花王朗聲說。

劉翠讓月湘依偎着，跟隨老花王走在盆栽、花叢的水泥上，她說：「我很懷念住山道的日子，雖然，當時我也在風風雨雨中掙扎，但我很感激花園一家人，特別老王伯的溫情！」

老花王的白髫鬚在風中飄動，他仍不忘打趣：

「應感激的是第二代花王，此人有人情味，不得失人，以助人爲快事！」

劉翠的臉有點兒紅。老花王的話說得很對，居住山道實德街口樓房後座時，年青力壯的花王，就一直佔據她的心房。

山道居所，從抗戰勝利，到七八年前拆舊建新，已有三十多年。三十多年來，她的敷班班主爸爸卒于此屋，媽媽也是。

老倌丈夫鍾月明是入贅，住在她家，坐享岳父之蔭，居然以爲自創，對劉翠視作從屬婦人。他在敷班受了氣，回到家，向妻子發洩；他喝醉酒，借酒行兇；他輸錢，咒罵之餘，還她拿出錢財首飾。甚至罵她帶私生子嫁他，使他觸霉頭。

三一：逐鹿寶座

天涯俠客無刀　秋風■　文·梁倍毅

他反應雖快，但翦學鴻比他更快！但見他左臂一拐，拳頭變成鷹頭，刁住黃竹道人之手腕，右拳在對方肘下穿出，直奔對方脅下！

黃竹道人被對方先聲奪人所懾，急忙又退後，他一退，翦學鴻立進，迫得對方喘不過氣來，在場的人都知道，此場取勝的必是翦學鴻！

翦學鴻的拳路變化多端，與中原各派大不一樣，